

# 破罐子里的生机

□南京 明前茶

那天,几株厚穗狗尾草从景德镇烧裂的瓷器中钻出来,就像出壳的小锦鸡撩动它那毛茸茸的尾巴,绿色的芒穗上,微微发着紫晕。它们是活的。在夕阳下,狗尾草的美让老徐心动神移。他把那个破裂的瓷罐小心翼翼地从容址旁起出,带回家去插花,除了插出摇曳生姿的狗尾草,他还在草下插了两枝短短的绣球花。一个花球是暖的,月白色,另外一个冷,嫩绿色,它们仿佛水里两枚毛茸茸的月亮,在等待着狗尾草锦鸡从水面上飞掠而过,带动夏夜幽凉的水汽。

从这天起,家住北京的老徐经常往返景德镇,专门搜罗那些烧裂了的瓷器当花器,至今已经十年。他喜爱米白色、米灰色、青灰色和天青色的残瓷,觉得这样的盆、壶、罐碗和笔洗,就如蛋壳被初生的禽鸟奋力啄破,里面正生长出中国人才懂得的美。

景德镇的朋友告诉他,瓷器的利刀师傅功夫到家,瓷器的壁利得越薄,瓷器本身的尺寸越大,越容易烧裂。因此残破的瓷器上也凝聚着很多人的辛劳。老徐此后便也注意收集那些大口径的破碗,那些碗,就像孵化火烈鸟的蛋壳一样,两头都裂开了,只能盛下一泓浅浅的水。一开始,老徐也不知道应该怎样当花器,来呈现它们的生机。直到有一天,他从街上路过,看到

园林工人正在修剪小叶榆树,把过长的徒长枝和受伤的老枝往下捋。经得同意,老徐捡了一枝最粗的小叶榆断枝。园林工人惊讶地目送他举着高达一米五的一根粗树枝回家去。最后,在口径最大的破碗中插花,他只用了小叶榆的粗枝丫和附着其上的两小枝嫩叶。那嫩叶平平伸展,摇曳生姿,宛若一个精灵,从老树桩里踮脚走出,旋转着她的绿叶子舞裙。与此同时,老徐在小叶榆的下面插了两枝短小的火棘。小小的、密集的红果,就像一只小鸟带着它的孩子,俯下身饮水,亮出了它们红色的长喙。

八年前,老徐开始教授插花课。如何让学生们领略残破之物的价值?他不仅亲身示范,展示残瓷、残陶、缺角青铜器与花枝、芒草、树桩、苔藓、松果松枝的组合,还从中国传统的瓶花理念来讲授,为何残破花器也有它的价值。老徐熟读陶渊明的《桃花源记》,他在插花课上说:“全国至少有三个地方抢着说桃花源就在自己的家乡。那么,桃花源究竟在哪里?我们应该回过头,从《桃花源记》本身来寻求答案,‘林尽水源,便得一山,山有小口,仿佛若有光,便舍船,从口入’……”学生们露出若有所思又困惑不解的神情。老徐解释说:“朋友们,你可曾想过这‘初极狭,才通人。复行数十步,豁然开

朗’形容,其实就是一个瓶子?也许从无人机上看,桃花源就像一个蕴含生机的瓷瓶,山为瓶壁、水与田、花与房舍,为瓶中景。从根本上说,这就是中国人的审美境界。瓶子一定要崭新的、对称的、完整的吗?不见得。瓶子完全可以是古旧的,歪斜的,有着圆润破口的。”

老徐的学生当中,有专注于事业而婚姻破裂的知名律师;有位儿子出走十几年不曾回家的成功企业家;有名震一方的高三把关老师,教出了一批批的名校生,自家孩子却因网瘾要去心理医生;有带大三个聪明伶俐的孩子,却感知自己一无所有的主妇……生活给予过他们,也曾剥夺过他们,甚至,给予的时候有多慷慨,剥夺的时候就有多无情。老徐教授插花课,也是为了治疗他们的心伤。他告诉学生们,沧桑与鲜灵,苦涩与甘爽,沉郁与明亮之间的对照关系;告诉他们,生命中残缺的那一部分,是裂口也是生机。

现在,老徐的学生们已能别具慧眼地使用残破的竹壳热水瓶来插花,或者用老乡不小心磕裂了盖子的泡菜坛子来插花。老徐说,插花没有什么定式。如果对着它,能让浮躁的心宁静下来,意识到已经打破了的罐子,在这世间亦有其可用之处,就是一款动人的作品。

种的,还养了几只鸡,孩子吃蛋不用花钱买。直到结婚数年后,我家才买了一台21寸熊猫牌彩电。又数年,陆续添置了冰箱、空调、摩托等“大件”。孩子考上大学后,我们用公积金贷款在城区购了一套房屋,四十多岁才真正地拥有了自己的“小窝”。有幸赶上了汽车时代,汽车走进了普通大众家庭。鄙人不甘落后,年届半百的我,也“随大流”考了驾照,买了一辆小汽车。

裸婚,抛开了物质和世俗的负累,回归于返璞归真的爱情本身,彰显出幸福婚姻的真谛。一切都是白手起家,一切都是靠自己。结婚二十多年,虽说我们夫妇俩也曾经为家庭琐事争争吵吵,但是我们的婚姻却如同长江大堤,固若金汤。

是少女脸上的两道蛾眉烘托出俊美的轮廓。一望无际的红,没有花香,没有鸟语,只有点缀其中的秋风在诉说着动人的妩媚。红色的海洋,绽放着热烈的梦幻,这一切,活脱脱是天神地母拣尽了人间自然坦荡的情愫铺就而成,钟灵毓秀,风物绝顶。

红,在深秋明澈的天空下,一如沧桑的智者带着欢愉和从容,用温暖的大手抚摸着月光,抚摸着太阳,抚摸着眷恋的目光。散发着浓郁芬芳的生命从这里启航,演绎着张扬的怒放,像是一滴水缓缓穿过沉重的石头,像一粒种子忠贞地等待坚实的土壤。

红,就这样一次次展开满山的枝叶,也展开所有的细节和流水……

## 婚礼上

□张家港 丁东

十余年前,我应邀参加同事女儿的婚宴。婚礼开始后,只见站在礼台上的同事,像个受了莫大委屈的孩子,嚤嚤而泣,泪流满面。有了这一次经历,我就格外留意婚礼上新娘父亲的表现。尽管像同事一样流泪的仅有十之二三,但十之八九者是不开心的。

伴着女儿婚期的临近,原本对同事过激表现颇多不解的我,心情一天沉重起来。担心在女儿婚礼上出洋相,我郑重地向婚庆公司提出了“尽量简洁,不得煽情”的刚性要求,并取消了把女儿托付给女婿这一环节。女儿出嫁那天,我虽多有不舍,但情绪控制得还算正常。婚礼开始了,绚丽的大厅响起了美妙动人的《婚礼进行曲》。大门徐徐开启,在伴郎、伴娘的夹道欢迎下,身着洁白婚纱的美丽新娘,款款步入婚姻的殿堂。相伴着司仪“从此,美丽的新娘将开启新的人生……”这一句话,原本正襟危坐、笑对宾客的我,顿时凝噎,眼泪夺眶而出。

儿大当婚,女大当嫁。一场浪漫的婚礼,一生美好的回忆。然而,在婚礼进行中间,谁能领悟新郎新娘双方父母的感受?

我有几次参加婚礼遇见出了小状况的。在婚礼开始前,突然来了许多不请自来的宾客。怎么办?赶紧临时增加宴席,好一阵忙乎。待延后的婚礼开始后,新郎新娘的父母便再也开心不起来了。某一场婚礼,由担任村主任的新郎父亲代表双方家长致辞。原本是准备了讲稿的,可自以为见惯了大场面的新郎父亲逞能,想脱稿即兴讲上两句。不承想,上得台来,面对众多宾客,竟然手足无措,嗫嚅着说不出话来。临了,先爆一句粗口,

再来一句“吃好喝好”,便转身走下礼台,引来宾客哄堂大笑。

一些看似风光的婚礼,背后却潜藏着鲜为人知的事实。我一朋友娶了个单亲家庭的儿媳妇,儿媳父母离异多年,嫌隙较深。毕竟女儿是共有的,经亲友做工作,双方勉强凑到一块,共同出席女儿的婚礼。整场婚礼期间,两人似仇人相见,差一点打起来,让宾客们揪心不已。遇上类似情况,也有处理得比较好的。另一朋友与妻子离婚后,女儿判给了自己,重又娶妻生子。女儿的婚礼,全由朋友夫妇一手操办,前妻自始至终都没在现场出现。这是他们为避免尴尬而反复沟通、商议的结果,也算妥帖。只是,亲生母亲缺席宝贝女儿的婚礼,其心情的复杂,完全是可以想像的。

也碰到过新娘的父亲因不同意女儿的婚事,而拒绝出席婚礼的个案。司仪找了个新娘父亲出差在外、无法赶回的借口,搪塞过去。

再怎么讲,以上情形都是好的。我曾参加过这样一场婚礼,新娘的父亲因病去世不久。当新娘瘦弱的母亲走上礼台时,司仪还没开口说话,台下熟知新娘家庭状况的一群女宾客早已泪流满面。也曾遇见一场婚礼,新娘高昂着不屈的头颅,似乎是抱着一颗战斗的心举办婚礼的。她12岁那年,父亲狠心抛妻别女,与拆散他们家庭的“狐狸精”住到了一起。之后,母亲身患绝症,直至去世,父亲都未出现。因痛恨父亲,新娘坚持由舅舅而不是父亲把自己托付给新郎。无论父亲如何忏悔,如何苦求都不肯原谅。

婚礼上,遇见了被放大的生活本真和人间烟火,让人无限感慨。

## 裸婚

□安徽池州 俞东升

无车无房无钻戒,不办酒席和婚庆——这是我的1989年的裸婚,真的是一无所有,却能抱得美娘归,现在谈起来还不无夸耀。

那一年,我与女朋友经历了长达数年的“马拉松”式恋爱之后,决意要终身相守。对于如何办婚礼,双方家庭竟然达成了“四不一没有”的“君子协定”:不摆酒席,不收彩礼,不拍结婚照,不举办婚礼仪式,没有任何高档电器——父母和岳父母让我们这一对新人“旅游结婚”。

所谓“旅游结婚”,当然不是为了“浪漫”和“新潮”——实话实说:因为家里没有钱举办婚礼,借“旅游”之名,行“省钱”之实。于是,在一个秋雨迷蒙的早晨,我与妻子就像两个私奔的男女,搭上一

辆公共汽车,驶向婚姻的殿堂……

在附近的两个小城市“雨游”了一番——恰巧那几天都在下雨,我们撑着雨伞“游荡”在陌生的城市街道上,像两只水鸭,胡乱地拍打着翅膀。原计划旅游一个星期,结果因为雨越下越大,只好提前回程。

没有自己的房子,“新房”是单位的一间旧库房,库房里放置了一张床、一个三屉桌、两把木头椅子,除此之外没有任何电器——连一台黑白电视机都没有。大年三十晚上,隔壁人家的电视机里播放着春节联欢晚会,他们一家人欢声笑语不断,只有我家一片寂静。

家庭收入不高,结婚后还要还债,因此日常生活上只能省吃俭用。衣服买地摊货,吃的菜是自己

命和色彩。史诗般的生命被装点成嫣红,再一次,展示了一种归宿、一种方式、一种状态,真实而又独特。

红,是一盏灯,照亮了世代的村落,于是,如海的群山不再寂寥;红,是一把火,与浩荡的山风翩翩而舞,撩拨着无边的想象。红,在血雨腥风、枪林弹雨中奋勇厮杀,正是为了奉献给捷报频传的战场;红,在深重的苦难中,战胜了绝望和死亡,倔强的果核冲破了寒冰,给大地带来了小草、花朵和树;红,在破土发芽的瞬间,极小的声音,像嫩柳的絮语,唤醒了整个春天。

那铺天盖地的嫣红之中,似有涓涓细流,泛着金鳞汨汨流淌,像

## 一钥锁清秋

□湖北大冶 胡萍

前几天,在开古玩店的老同学彭春那里,看到了一把形状特别的锁。

是一件琵琶形的古锁,黄铜材质,呈黄褐色,古色古香,包浆自然,盈手可握。由锁门、锁体、锁匙三部分组成。锁体正面篆刻着两只羽翼丰满的凤凰,一上一下,凤眼圆睁,大张着喙,正欢快地啁啾而鸣。两只凤凰身上的羽毛浓密飘逸,环绕成一个椭圆形,将自己包裹在里面。锁体的两侧,趴着两只老虎,似乎在守卫着凤凰的安全。锁体的背面篆刻有花纹,上面点缀着一粒粒圆珠,居中有一锁环。锁门上有三个调音轴,中间篆刻着花纹,顶部雕刻成如意头形状。把锁门插进锁体,一个袖珍琵琶立即呈现在眼前。不知者还以为是一个精美的工艺品呢。更有趣的是,锁匙柄上雕琢着一个笑容满面的佛像。

彭春告诉我:“这是一把清代的琵琶锁,是从我家祖上传下来的。听我奶奶讲,祖上过去是大户人家,这把琵琶锁是专门用来锁珠宝首饰盒的,后来家道中落,那些值钱的珠宝首饰都变卖了,只剩下两对金耳环和三枚银元。奶奶去世前,把金耳环和银元分给了儿女,这把琵琶锁,没人在意,我便珍藏了起来。”

一把古锁,激发了彭春对老物件的热爱,并渐渐走上了收藏之路,后来竟发展到以卖古董为业了,真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啊。坐着闲聊了一会儿,我要走了,彭春竟然让我把琵琶锁拿走。我高兴地接过琵琶锁,回家后,在微信里把钱转给了他。

俗话说:“一把钥匙开一把锁。”现在有很多古锁都打不开了,只能用来观赏。我把琵琶锁历经百余年月岁的洗礼,仍功能完好,锁面光洁明亮,我想,这得益于彭春的精心理护吧。

锁不用会生锈,在这个飒爽的秋天,我要把琵琶古锁派上用场。一钥锁清秋。

## 深秋的红

□广东化州 占广进

风,就这样一次次温柔地吹拂。

在那个山头,我依稀看到这生命之血的红。深秋的大地被激情点燃,一种天籁之音从遥远的天际滚过耳畔,一直沁入灵魂深处。

这是红的呼唤令人振奋。红,燃烧之美,青春之美,宁静之美。

以秋天的名义,走进大山。用虔诚的膜拜打磨岁月的锈蚀,总能闻到满山的芬芳。怒放的红叶幻化成无边的海洋,那是强大的生命凯歌在奏响,那是惊心动魄的激情在燃烧,那是内心的风暴开始在大地上行走。红,满山的红。一种大美,铺展着,流动着,渲染成诗般的神话。那名字叫做红栌和枫的植物,毫无条件地蓬勃着顽强的生

# 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636 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@126.com